

体认翻译学视角下《南柯记》英译本的创仿翻译研究

丁悦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31)

【摘要】体认翻译学作为近年来非常新兴的学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不仅是西方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更是语言哲学在新时代的延续。从体认翻译学视角出发,以《南柯记》英译本为例,研究其创仿翻译,具体阐释何为“创而有度”。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南柯记》;创仿;翻译研究

一、前言

《南柯记》成书于1600年,是中国明代(1368-1644)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淳于棼失官归里,一日醉卧庭前古槐树下,酣然入梦,他在梦中幻入之国“槐安国”,被槐安国王召为驸马,委以重任,先任职南柯郡守,因政绩卓著而进居左丞相之职。在喽蚁国的二十年间,淳于棼梦历富贵荣华,美妻娇子,权倾一时,但随着娇妻去世和朝廷政敌的倾轧构陷,他逐渐权势旁落,最终被槐安国王遣逐回家。被逐后幡然醒来,才知二十多年的欣喜悲哀、荣华富贵,都不过是南柯一梦。《南柯记》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该剧作故事细腻曲折,想象丰富,意象奇特,寄寓深刻,语言繁华落尽,清淳本色。而故事本身在中国更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如此出名的典籍在国内的翻译研究却有些不尽如人意,少有学者对此作的英译进行探讨。近年来,在王寅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下,体认翻译学逐渐走进学界视野,不过从体认翻译学的角度对译本进行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从体认翻译学视角出发,以《南柯记》张光前英译本为例,对其创仿翻译进行研究,希望能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

(一) 体认翻译学

王寅教授(2014)在题为“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一文中,具体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存在的缺陷以及对其进行修补的10条原因,将国外的“认知语言学(CL)”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ECL)”。用“体”突显哲学中的唯物论,坚持语言的互动体验观;用“认”表示人的认知加工和主观能动性。沿此思路,“认知翻译学”就可顺理成章地修补为“体认翻译学”,可用本土化的“体认原则”重新审视翻译中的若干主要议题。

体认语言学是以弗雷格“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为基础的,将其中Sense(客观意义)改为Cognition(客观兼主观),且下拉三角顶点以能彻底阻断“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现实———认知———语言

人类对客观事实进行互动体验,通过大脑进行认知加工,进而产生语言表达。刘玉梅(2021)指出“体”(互动体验)表明语言的唯物论和社会性,“认”(认知加工)凸显语言的人本观和主观性。“语言”与“现实”不是直接相连的,必定要经过处于中间阶段的“认知”。最右端的“语言”是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引号中的八个字可归结为“体认”二字,其定义为“体察认识”,故而就有了“体认语言学”。同理,也就有了“体认翻译学”。

(二) 体认翻译学之“创”与“仿”

王寅教授(2021)将“体认翻译学”的权宜定义描写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感觉知觉、识解等)将这些一一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

为了简析翻译过程中的“同”和“异”之体认原因,王寅教授(2021)提出了“映射”和“创仿”两个核心术语,用前者指代“基于一种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或思想被映射入另一种语言使用者心智之中的过程或结果”,后者则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模仿”。“模仿”即“再现性”,指的是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原信息用译入语“映射—建构”出来;“创造性”则是指译出原文所没有的信息。

王寅教授(2020)认为较为切实可行的翻译之道应为“创仿”,以“仿”作中心词,“创”为修饰语,

能仿则仿，不能仿再用创，当创而有度。模仿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要尽量模仿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原信息，将译出语中的“三原信息”用译入语“映射—建构”出来。在文本经过映射性处理的过程中，读者兼译者这一体认主体要较大程度地模仿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主旨、论述方式和表达风格，要深刻理解和反复体会，方能获得其要旨，尽力模仿出原义。

译者要注意：这里的模仿并不是指的照仿原作，完全硬译。马丁（2010）也曾指出，模仿原作的翻译常常行不通。这中间不仅有语言之异的问题，更有语言背后所隐藏的体认方式之异的问题，包括对异国风情的理解，还要考虑到照样“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在译入语环境中能否为受众所接受的问题。此时译者不得不采用“意译”（paraphrase translation）或其他办法（包括编译、创译等）来做变通处理。比如谢天振曾举例说，英国菲茨杰拉德所翻译的由波斯人所创作的《鲁拜集》在文学上享有盛誉，但学界不认为这是在翻译，而是通过模仿原诗格律创造了一种英语的新诗体。这里的模仿就区别于“创仿”中提到的“模仿”。笔者认为：“模仿”的关键在于译文要还原“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原信息”，即“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主旨、论述方式和表达风格”。遇到无法进行“模仿”的情况时，则应选择进行“创造”。

“创造”指译出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信息，如变换、增译、注释、意译等都与此有关。比如赵元任先生翻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时就使用了“创造”，且他的译文创而有度，十分传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增译、省译、意译等方面。例如：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that it had a very turn-up nose, much more like a snout than a real nose;.

译文：他那鼻子翘是翘得真高，不象个鼻子，到象个八戒……

原文里 snout 的意思是“大鼻子”或“猪拱嘴”。赵先生使用归化的手法将其译为“八戒”，形象生动，不仅让读者联想到《西游记》猪八戒的那个鼻子。这种归化译法不仅充分地传达和再现了原文中的神韵和形象，还加深了读者对原文的印象、启发了他们的想象。这样的“创”可谓十分得当。

译者若是在进行“创造”时发挥过度，剑走偏锋，偏离原文，其译文肯定就不尽如人意了。比如李育超先生翻译的经典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一些细节就处理的不是很妥当。例如：

All we had was Simon Finch, a fur-trapping

apothecary from Cornwall whose piety was exceeded only by his stinginess.

李译：能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只有西蒙·芬奇，一个来自康沃尔郡的江湖郎中，兼做皮货生意，比他的虔诚更胜一筹的只有吝啬。

“江湖郎中”原指中国古代行走江湖又兼通医术的侠义之士。原文中的西蒙是一个十分吝啬的生意人，且“apothecary”一词是“药剂师”或“药商”之意，表明西蒙只是做卖药的生意，并不像“江湖郎中”那样通晓医术。译者在此采用“江湖郎中”一词可能觉得这样的归化会让读者更有亲切感，但“江湖郎中”和原文“apothecary”一词词义差距较大，直接忽略两者间的差异实属不妥。这样的“创”显然是不可取的。

译者在成为译者之前，首先是一名普通人，可以说人类的生活经验都是大体相同的，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四个字，都要吃饭、睡觉，都会产生喜、怒、爱、乐等情绪。身体结构相同，各个部位的功能也相同，这就决定了译者的思维和认识必有相同部分，因而他们在对原文进行的“互动体验”应大致相同，所理解的源篇意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基于这样“体”的基础之上，译者再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对原文进行“认知加工”之时，应以“模仿”作为翻译基本要求，尽量还原“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主旨、论述方式和表达风格”，不可产生太大的偏离。能仿则仿，不能仿再用创。在进行“创造”也应谨记需“创而有度”，切不可随意发挥，背离原文。

三、翻译实例

（一）题目翻译

书名《南柯记》翻译为“A dream under the southern bough”。该书讲述的是唐朝东平郡“游侠之士”淳于棼酒醉后于其家南面的古槐树下睡了一觉，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被招为驸马，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加封左相。他权倾一时，淫乱无度，终于被逐。醒来却是一梦，被契玄禅师度他出家。总体来说，这个故事整体都是围绕梦境展开的，题目中的“记”其实就是指梦，所以张光前是以梦为中心，首先翻译了“a dream”。而南柯实际上指的是朝南的槐树枝。原题目的意思也就是在朝南的槐树枝下做的一场梦。所以说译者将其翻译为“A dream under the southern bough”是具有合理性的。在这里，张光前对该书名的翻译就是一个较好的“模仿”例子。

（二）字词翻译

在主人公淳于棼的梦境中，他生活在蚂蚁的世界里，但实际上他和所有的蚂蚁角色都是以人类的身份出现在书中的。为了不断提醒读者主人公的这一双重身份，汤显祖在写文时多处选择用“蚤”代替“早”，构思十分巧妙。这两个词恰巧是汉语中的同音词，发音为“zao”。在古典文学和元明戏剧中，汉字“蚤”可以代替“早”字，所以这并不是这出戏和唐朝独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应使用“早”的地方汤显祖仍选择使用“蚤”。在36个使用“zao”的例子中，有27个使用了“蚤”这个字，而这27处几乎都与蚂蚁有关联，特别是每次蚁国公主使用该词时，都采用的是“蚤”。这可能是汤显祖故意为之，为凸显主人公所处之地。这种对汉语词汇的巧妙运用，对译者来说不失为一种挑战。为了和汉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光前选择了另一对英语同音词，“we”和“wee”，“wee”这个词与跳蚤一样具有微小的含义。在蚂蚁角色说话或吟唱时，译者会使用“wee”来代替“we”，希望能够保留原文中隐含的微小意味，并达到同样的文学效果。这样的“创造”可谓相当精妙，张光前选用的这对英语同音词不仅能够表达出中文同音词所创造出的文学效果，还能较为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从翻译层面上来说，这样的译文实属形义兼得，不失为一个创仿佳例。

（三）句子翻译

原文：正秋窗风剪槐叶初，一枕黑甜余，双星使临户。（出自第十出）

译文：What do you want,
dropping from the blue when the west wind
begins to thin the leaves?

My head was snuggled in the pillow dent,
and you came to invade my home.

在原文中，“风剪槐叶”是非常规搭配。在这个词语搭配中，“风”是主语，“剪”是谓语，“槐叶”是宾语。一般来说，“剪”这个动作的发出是人，但在这里，“剪”的主语是“风”。在这里，汤显祖把“风”进行了拟人化。这句话的意思是，秋风像剪刀一样，裁剪出槐叶的形状，反映出了“秋风”的寒冷和力量，同时，也营造出一幅具象的秋景。张光前把“正秋窗风剪槐叶初”翻译为“the west wind begins to thin the leaves”。“the west wind”具象描写了秋风乃是西风。“Thin”一词的意思是“to make/become thin or thinner”。在这一翻译中，“thin”作动词巧妙将“风”拟人化，传达出与原文相等的词语搭配之美。句子整体在翻译时增添了“What do

you want”，以问句的形式去传达人物的内心感受。译者不仅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原信息，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合理的创造，其词语的采用保留了原文词语的文化内涵，而句式的改变又使读者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人物内心，这样的“创造”便是创而有度，使得译文更加具有美感。

四、结束语

“体认翻译学”作为新兴学科，近年来在学界掀起一股热潮，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直至今日，将“体认翻译学”与具体文本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将体认翻译学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本中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因此，本文基于“体认翻译学”的全新视角，以“体认翻译学”中的“模仿”和“创造”作为理论基础，对《南柯记》张光前的英译本进行了翻译研究，发现其译本中的“创仿”实例，具体阐释了何为“创仿有度”，希望为体认翻译学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 30(06).
- [2] 刘玉梅, 王敬媛.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 in 空间关系中的“界限”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24-32, 158.
- [3] 王寅.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 2021, 42(03), 43-49+191.
- [4] 王寅. 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 中国外语, 2020, 17(05).
- [5] Martin, R.M. 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A]. In Shreve, G.M&Angelone, 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 Amsterdam: John Bejamins, 2010:169-187.
- [6] 王寅. 体认翻译学(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28-130.
- [7] 赵元任. 阿丽思漫游奇景记(英汉对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70.
- [8] 戎林海, 许伟燕.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 27(05).
- [9] 李. 杀死一只知更鸟[M]. 李育超,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 [10] 刘叶丹. 翻译美学视角下《南柯记》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汉字文化, 2022(12).
- [11] 张光前译. 南柯记(A Dream Under the Southern Bough)[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6.